

L'Atlantide

大西岛

〔法国〕彼埃尔·博努瓦 著

郭宏安 译



译林出版社

L'Atlantide
大西岛

〔法国〕彼埃尔·博努瓦 著 郭宏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西岛 / (法) 博努瓦著; 郭宏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47-5158-2

I. ①大… II. ①博… ②郭… III. ④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215号

书 名 大西岛
作 者 [法国] 彼埃尔·博努瓦
译 者 郭宏安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刘全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58-2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版序

郭宏安

关于这本书的译名，还有几句话要说。

二十年前，当这本书的译文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书名是被译作“大西洋岛”的。我也知道，“Atlantide”一词，通常是译作“大西洋岛”或“大西洲”的。但是，为了突出其与大西洋的关系，它毕竟是被大西洋的海浪淹没的一座岛，随手就写下了“大西洋岛”四个字。细细想来，我当时似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冲动中进行翻译的，如同费里埃中尉所说：“我们俩都沉浸在不寻常的幸福中，时而大笑，时而像孩子一样哭泣，一边还不断地反复说道：‘赶快！赶快！’”

狂热之中，未遑斟酌，书印出来后，才渐渐觉得不妥。“洋”、“岛”二字，本属对举，放在一起，颇感不类。但书已印出，只能留下遗憾了。不想这本书有了再版的机会，也就可以在“大西岛”或“大西洲”之间作一选择了。洲之为义，有二解：一为水中陆地，一为大陆及其附属的岛屿的总称。Atlantide 或“淹没”，或“浮现”，不害其为“岛”也，为避免歧义，还是以称“大西岛”为是。辗转再三，于是取了“大西岛”

作为译名。勒麦日先生考证了半天，只是以“浮现”取代了“淹没”。不过，若没有“浮现”，何来昂蒂内阿的王国以及由此而起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勒麦日先生功莫大焉，他的考证支撑起一部小说。“浮现”也好，“淹没”也好，皆为小说家言，我们只是把它当做小说读就是了，不必当真。

记得二十年前，我初读《大西岛》的时候，是一口气读完的，只用了一个晚上。确如袖珍本《大西岛》封底所言：“当您在狂热中度过几个钟头合上书本的时候，已经是曙光初照了……”翻译的时间毕竟要长许多，不过也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今再读一遍，仍然是一口气读完，仍然是用了一个晚上。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除了译名。这是激情的作用吗？也许是吧。一本近百年前出版的小说，如今仍然保持着它的魅力，起码对我这样的读者还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文坛上曾经发生过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激烈的对抗。新小说借助媒体和一些大学教授的力量居然一时间内成了气候，给人们造成“传统小说已经过时”的印象，似乎从此以后就是新小说一统天下了。新小说挑战的是“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所谓阅读习惯，从根本上说，就是读者对故事的渴望。然而，虽有新小说家及其理论家的鼓噪，读者并不领情或没有被吓倒，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习惯或与时俱进地调整着他们的习惯。于是出现了传统小说谈的人少而读的人多的现象。被新小说家们视为自己人的加缪曾经说过，故事是小说读者永恒的需要。因此，小说不能没有故事，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变化只能使作家对故事的讲法有所变化，而不能取消故事本身。果然，未出十年，法国的文坛又恢复了“读的人很多但谈的人很少”和“读的人很少但谈的人很多”这样两

种文学并存的局面。彼埃尔·博努瓦的小说自然是属于“读的人多而谈的人少”的传统文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又有人谈论他了，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举行了纪念活动，而且出版了研究的专著。看来，对小说而言，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是成败的关键，然后才是讲述的技巧之类。《大西岛》是一个著例，是可以给我们的作家以启发的。

彼埃尔·博努瓦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作家。所谓极其成功意味着他有很多的读者，不仅有很多普通的不以写作为业的人，而且有不少在艺术上很苛刻的人，例如雷翁·都德、莫里斯·梅特林克、保尔·雷奥多、昂利·德·蒙太朗、让·高科多、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让-路易·居尔蒂斯等。他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更是一个诗人，他的人物有细腻的内心世界，神秘的氛围隐藏着深刻的哲理。总之，他继承了传统小说，也发展了传统小说，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家。

法国已故当代著名作家让-路易·居尔蒂斯在写于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常常向我的同行提到彼埃尔·博努瓦的名字。我感到很惊奇，许多人居然从未读过《大西岛》的作者的作品。他们知道这是一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民众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到此为止。冷漠或轻蔑，这就是他们的态度。相反，当我让年轻人读博努瓦的书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是文学青年，他们总是充满了热情。他们读了我推荐的我认为是杰作的四五本书之后，都毫无保留地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古怪的巴洛克与结构的严谨争雄，典型的故事和传说经由最敏捷的智慧再度创造出来，幽默、狡黠甚至某种滑头与这个世界并不陌生。”他说彼埃尔·博努瓦由于过于成功而不得不跌入“遗忘的炼狱”。但是，“某

些迹象表明，博努瓦的炼狱要到头了”，应该为博努瓦重新回到文学的舞台上来做些准备了。居尔蒂斯的预言是否应验了可以不论，但是，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一如其旧，即要求一个好故事；而他所描述的作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更是值得我们深思。

好的小说不一定拥有大量的读者，而拥有大量的读者的小说则大部分是好的小说。小说应该而且必须创新，即便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小说的本质和面貌保持古典的（或曰经典的）形态，则是必需的。“三无（无性格、无环境、无情节）小说”可以存在，但是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变成“三无小说”，那就是非分之想了。居尔蒂斯的许多同行对博努瓦的小说表示“冷漠或轻蔑”，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清高，或出于追逐时髦的虚荣，或竟屈服于新小说的压力。俱往矣，传统小说和新小说彼此激烈对抗的时代！今天，喜欢博努瓦小说的人们可以不再担心有“过时”之讥了。

二〇〇二年一月于北京

关于《大西岛》

郭宏安

传说大西洋中曾有一岛，名亚特兰提斯（今译作“大西洋岛”，亦有译作“大西洲”者）。岛上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文明昌盛。公元前九千六百多年，忽为海浪所吞，从此杳无踪影，后人只能在公元前七世纪戈麦尔和公元前三四世纪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读到或略或详的记载。这些记载成了不少作家取得灵感的源泉，启发他们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英国弗兰西斯·培根的小说《新大西洋岛》、西班牙雅辛托·维尔达格的史诗《大西洋岛》。其中，法国彼埃尔·博努瓦的《大西洋岛》则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将沉没的海岛与古海中浮出的撒哈拉大沙漠联系起来，导演出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

《大西洋岛》并不是法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它只是一部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优秀小说。

这本书的作者彼埃尔·博努瓦是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他的作品似乎还未曾介绍过。他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六二年，年轻时

曾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生活多年，受过良好的法律、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教育。他于一九三一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写有两部诗集和四十多部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

在法国，谈到某位作家，人们常常称其为某书的作者，而不必指名道姓，所提到的作品当然是这位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巴尔扎克被称为《高老头》的作者，斯丹达尔被称为《红与黑》的作者，福楼拜被称为《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等等。在法国人的笔下，彼埃尔·博努瓦被称为《大西洋岛》的作者。

翻译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总要尽可能地给读者一些东西，或者启迪其思想，或者愉悦其精神，或者广博其见闻，或者增长其知识，至少不要浪费其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然而，能够使读者同时在各方面都有所收获的作品，是极少的，而且，能够使各种水平的读者都说一声“好”的作品，也为数不多。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大西洋岛》这本小说，自然不属于那“极少”之列，但把它列入“不多”之类，却有几分把握。见仁见智，不同的读者未尝不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所收获。

《大西洋岛》初版于一九一九年，全法国立刻为之疯魔，次年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后来又接二连三地被搬上银幕。六十年过去了，它的平装本仍在大量印行。时间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值得探究的是，《大西洋岛》的生命线在哪里？它的魅力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圣亚威中尉神秘莫测的命运，莫朗日上尉对使命和友谊的忠诚，昂蒂内阿女王短暂残酷的爱情，塔尼-杰尔佳对故土深沉执著的眷恋，撒哈拉大沙漠诡奇壮丽的风光，足以打动和吸引一

般的读者；而历史教授勒麦日旁征博引的奇谈妙论，比埃罗斯基伯爵真仿莫辨的奇特身世，逃避丑恶现实，追寻世外桃源的顽强意志以及波澜起伏，首尾呼应的艺术结构，也不能不使比较苛求的读者感到兴味盎然，生出无穷遐想。但是，只有这些，仿佛还不能造就一本成功的小说，尤其不能造就一本有生命力的小说；还得有一个灵魂，使上述的一切有所附丽。这样的灵魂，《大西洋岛》有。

激情，是《大西洋岛》的灵魂。那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欲罢不能，难以理喻的激情。在书中，它表现为一种狂热、执著、不顾一切的追求，哪怕是那位神秘的女王吞噬一切，毁灭一切的爱情。实际上，能够裹挟一个人的激情又何止于爱情！一个人可以像飞蛾投火一样拼着一死也要飞向光明。假如他第一次接近了光明而未被烧死，他会第二次第三次地飞向那“依然很高的烛火”，被“烧着了翅膀”跌落下来也在所不惜。那“烛火”，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其他。莫朗日上尉对于史实的考证（尽管是出于宗教目的）和塔尼-杰尔佳对于故土的思念，都是极好的例证。

有一个富于哲理的灵魂，这是《大西洋岛》在格调上高出一般冒险小说的地方。《大西洋岛》的魅力应该在这里被发掘，它的生命线应该在这里被探寻。

当然，《大西洋岛》所蕴涵的思想既不先进，也不高深，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它流露出相当浓厚的殖民主义情绪。因此，我们不必在没有矿脉的地方拼命打钻，试图挖掘出什么来，或者硬要把发红的石头当成赤铁矿。那一点点哲理已经足以使《大西洋岛》在它厕身其中的那一流小说中显露出一枝独秀的风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胜国的法国，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歌

舞升平、追求享乐的风气，旨在吸引读者的好奇，刺激读者的幻想，满足读者的消遣心理的作品（小说、戏剧等）应运而生，蔚然成风。《大西洋岛》自然应该被归在这类作品中。但是它能够脱颖而出，在格调上略胜一筹，不愧为此类小说中的上品。而且在艺术上，它的确体现了优秀的通俗小说的长处，如：结构紧凑，不枝不蔓；叙事简明，脉络清晰；人物生动，性格鲜明；语言干净，不乏幽默；巧妙地运用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的知识，既显得博学，又不给人以卖弄之感；同时，它又避免了此类小说常有的毛病，如程式化、矫揉造作、人物形象干瘪、空洞苍白的道德说教等。

总之，《大西洋岛》并不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作品，甚至也不常常悬在文学史家的笔端；然而，它虽然不是堂庑阔大的宏构，却可以是一段游廊，一角园林，一丛鲜花，甚至一片山石，有特色，有光彩，有风格，足以引起游人的注意而使他们放慢脚步，看上几眼。

在平装本《大西洋岛》的封底上，赫然写着这样几句话：“您有一整夜的时间吗？如果有，请打开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吧，读上开头的几行字……当您在狂热中度过几个钟头后合上书本的时候，已经是曙光初照了……”不用说，这是一种广告式的语言。不过，它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它说的的确是真话。《大西洋岛》具有一种罕有的魅力，它能使打开它的人屏气敛息，不忍释手，一气终卷。有好奇者，不妨一试。

一九八一年九月于北京

目 录

新版序 / 1

关于《大西岛》 / 5

卷首的信 / 3

第一章 南部的一座哨所 / 7

第二章 德·圣亚威上尉 / 19

第三章 莫朗日—圣亚威考察队 / 33

第四章 向北纬二十五度进发 / 41

第五章 铭文 / 52

第六章 生菜的危害 / 63

第七章 恐怖之国 / 73

第八章 在霍加尔苏醒 / 85

第九章 大西岛 / 98

第十章 红石厅 / 110

第十一章 昂蒂内阿 / 121

第十二章 莫朗日站起来，走了 / 134

第十三章 基托米尔的哥萨克公选首领的故事 / 147

第十四章 等待的时刻 / 162

第十五章	塔尼-杰尔佳的怨诉 / 172
第十六章	银锤 / 182
第十七章	岩上处女 / 194
第十八章	黄萤 / 206
第十九章	干渴之国 / 218
第二十章	结局 / 230

献给安德烈·絮阿莱斯^①

在开始之前，我应该首先告诉你们，听到我用希腊的名字称呼野蛮人，你们不要感到惊讶。

——柏拉图《克里提阿斯》

^① 法国作家(1868—1948)。(文中凡未特别标明的注均为译者所加。)

卷首的信^①

当此信所附的手稿得见天日之时，我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为披露这份手稿规定了期限，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保证。

我要求披露这份手稿，世人请不要误解我的意图。如果我说我对这份狂热的手记没有任何作者的虚荣心，世人可以相信我。我已经远离了这些东西！然而，如果别人再踏上这条我一去不返的道路，那的确是没有益处的。

凌晨四点钟。很快，晨曦将使石漠燃起玫瑰色的大火。在我周围，堡^②还在沉睡。通过半掩着的门，我听见安德烈·德·圣亚威的呼吸是那样平稳。

① 1903年11月10日，第三骑兵队的费里埃中尉在出发去阿杰尔的图阿雷格人居住的塔西里高原(撒哈拉中部)之时，将此信及一份特别封好的手稿交给夏特兰中士长。中士长受嘱须在第一次休假时将其转交费里埃中尉最近的亲属，里奥姆法院名誉推事拉鲁先生。这份手稿当于十年后公布于众，但是，这位推事在此之前突然亡故，故手稿延宕至今方始问世。——原注

② 北非的一种建筑，可用做住房、客店或堡垒。

两天之后，我和他就要出发了。我们离开堡，向南深入到那边去。部里的命令是昨天早晨到的。

现在，即便我想后退，也已经晚了。这次考察是我和安德烈要求的。我请求和他一道去，现在已经成了命令。我一级一级地请求。还曾托部队里有势力的人物帮忙，到头来竟然害怕了，在任务面前表示不满！……

害怕，我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不怕。在古拉拉^①，有一天夜里，我发现我的两个哨兵被杀死，肚子上留下了柏柏尔人^②的可恶的十字形刀口，我害怕了。我知道什么叫害怕。现在，当我凝视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即将从中喷薄而出的一片黑暗时，我知道我的发抖绝不是出于害怕。我感到，神秘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恐怖和它的吸引力在我的内心中互相斗争着。

这也许是酒意，也许是发热的头脑和在海市蜃楼面前发狂的眼睛的幻象。肯定有一天，我会带着一种不舒服的怜悯的微笑——五十岁的人重读回信时的那种微笑——重读这些篇章的。

酒意，幻象。但是，这些酒意，这些幻象，对我是珍贵的。部里的电文说：“德·圣亚威上尉和费里埃中尉将致力于搞清楚塔西里高原上白垩纪砂岩和石炭纪石灰岩之间的地层关系……如有可能，他们亦将了解阿杰尔人^③对我们的影响的态度有何变化……”如果此行最终只是为了这等区区小事，我觉得我是不会动身的……

因此，我盼望着我所害怕的东西。如果我的面前没有那让我奇

① 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一个绿洲群。

② 北非的一个民族，多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③ 居住在霍加尔高原的图阿雷格人，属柏柏尔人的一支。